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周桐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五十一

圖畫

南華謫居圖記　蘇伯衡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

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為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為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豫議先

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為學校脩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娼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蠻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蓋君子求

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絶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忠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虫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百鳥圖記　金幼孜

百鳥圖者宋宗室趙千里所畫今長洲教諭周君岐鳳之所蔵也圖用絹素從高不能逾咫衡廣三尺適與几稱溪流淺渚岸隄平曠有古木數株疎枝縞葉颯然秋意脩篁蒼蔚莎草微茫淡煙翠靄與波光搖蕩上下相映若鷗鷺鳬鷖鴛鴦鸂鶒鴇鶩鴻鴈鵁鶄[illegible]鷄王雎鴿鷦鷯鴝鶉鸛鴒鶬鷓山雞野雀之屬不能悉數仰而顧者俯而視者飛者鳴者行者栖者飲者啄者並而匹者乘而居者鉅細不同形狀各異止於樹者五十有九

於竹者七於棘者二翔而未集者八浮於波者六游息於岸於洲者十有八其羽毛爪觜自然之情態纖悉不遺巧奪天造顧惟尺素之間而幽閒平遠有以含不盡之景而寓無窮之觀吁亦奇矣哉而趙公之搆思匠意經營摹狀良亦勞矣蓋畫非難也工為難工非難也得其趣為難且禽鳥有形之物最難似真今此圖匪惟能工而似真又兼得夫物之趣焉宜乎世之人寶而傳之不啻拱璧之難得也雖然畫一藝耳能造其妙而使人

愛慕寶藏至於如此況於學聖賢之道而造其極者乎
毋惑世人之爭慕而親愛之不釋也周君早以經術發
身有聲於時令雖以教職自任枳棘不足以棲朝陽之
羽行將和鳴於霄漢之上矣昔人謂啁啾百鳥中忽見
孤鳳凰政謂此也此意恐非畫者所能喻也姑為記之

百鱗圖記　柯暹

畫雜魚一帙凡四十一葉葉分為二方者三十四通為
一方者六為一方而虛其半者一其為魚之小大自鰤

而鮹鮮而鮥鰈鮷洋洋如潛如躍有形影可數者二百一十有八若鯉若魴若鱖若鰭若鱸若鮎若鯖鰱鱎鰈鱁鯿鯪魠魛魨鱒䱵之不一名又有不知其名者或隱或見游泳蘋蔆藻藻菭荇之間其蝦蟹蜻蜓蝌蚪之屬似相嬉逐可觀也其若變化於春深桃浪之時奮迅陰雲雷電之頃千態百狀有不可勝紀者若工人之所用心亦勤矣哉夫以魚之一族在天地間其多若是釣罟罾網皆將求其鱻以膾之鮓之鯗之鮑之鬻於市而充

於腹者先王之禁弛而不皆滿尺其為命之不齊又若是然則人之賢愚屈伸安危壽夭非自孽以取之者亦何容力焉魚能腹書以寄遠躍氷躍泉以感其孝入舟以符王天下化龍作霖以穌大旱則其性亦靈矣乎渭川之釣於前嚴陵之釣於後聞其釣魚而不聞其德魚羊續之懸於庭周文之育於沼聞其德魚而不聞其愛魚也烏有仁人君子之愛養其民不如愛魚之欲其盛哉今費侯之來吉郡惟以愛民為心飲食起居泊如也

嘗有饋生魚者使人畜之泮池間而不忍食而乃輯此非愛其魚也非愛其畫之工也易曰信及豚魚中庸曰魚躍於淵吾知其以百鱗之圖而觀九邑之民思過半矣

畫記　柯暹

畫一巨編雜山水人物亭臺舟楫鳥獸草木為四十九葉葉為畫二其首葉則聯畫合之九十有七也其間名筆亦多蓋集衆善以成之非尋常可得沔陽陳公功懋

司天官務禮賢而好事天下士夫挾一藝來京師者咸
願見公以暴其能故有以得之非公求之而後得焉畫
中山水有四時景象亭臺舟楫有遠近隱顯乃若其人
則有臨流而洗耳者濯足者有憑倚而騁望者坐而觀
泉者看雲者垂釣者偶語而相並相對者坐若倦而欹
者若將鳴琴者若鳴罷者居而讀書者閑逸而自適者
立而侍者執事者渡而撑者載騎而渡者渡不弛擔者
騎而遊者行而隨者牧牛而牽行者牽回首者騎弄雛

者涉深而立背者凡四十人牛并犢凡五也物之飛走蠢動有家禽有野禽若鳴若翔若啄若息或羣而或孤或並而相顧相鬬爭相游泳相呼而引雛其羽大小九十有七而毛屬之牛熊猿鼠鱗之魚介之龜蟹雜夫蟾蜂蛩㺃蛩之類不與焉植則有笋有竹有瓜蔬茄菔又有果有芭蕉有雜花諸果有蘆葦苔蘚萍荇點染彩色摸擬態度雖末一一造極精妙要皆工緻可觀出以示余屬記其首余辭不博稽勳主事武岡劉養正謂公之所

嗜不專於適情玩物而於畫法中皆有以知人之才藝而於天時之代謝人物之變更接於目而得於心亦格致之一助也醉翁之意果專於酒乎余閙而躍然喜曰人有一才一藝可用於世固不止如動植飛潛之各有所需設若牛不以耕粟不以食則亦未見其有益於世惟需所宜則凡列於是編者無不可以供耳目禦饑寒療疾病大而可以祀享贄貢未有不可用特不能自為其才耳今公列官清朝預人物之鑑衡别輕重辨姸媸

推此可以知天下之才寸長弗棄其有裨於國家天下多矣豈玩物適情者所可涯哉是為記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蔵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為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蓰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為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闊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瀲灎漫衍而漣漪者為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遡帆

而風御者為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者為江潭鳧鴈翔集菰蒲蘆荻縈被而映帶者為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園圃隅塍而田區委而巷敞者為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崖陡絶而昂伏不齊者為江滸去滸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坡平巖嶢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立巘而奇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虛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秣近而劒植既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為岸江

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卧或深而澗流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横或草莽翳而雉兔跧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或牧或士女之嬉游其掩映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由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楊子而凡簡册所紀載者輙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邪

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竒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在昔文皇尚治時諸賢彚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竟落魄不競以死蓋其髙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於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為用攻於此者必畧於彼其心攻於禄位者將低昂俯仰伈伈睍睍以干譽就俗之不暇胷次之間烏能容江山之廣如此

哉山人之作甚是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其真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為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邪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尚德者哉遂為之記

西園雅集圖記　曾鶴齡

此西園雅集圖圖宋駙馬都尉王晉卿一時名流之讌集者也蓋方是時坐中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著色為

之而此本則今閩人朱孟淵所臨也衣冠儼飾神情瀟灑動止坐作各極其趣按古圖記是集凡十有六人而環書案四人烏帽衣青而作字者為𧦬子瞻仙桃巾衣黄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衣素凭几而立觀者為張文潛衣紫撫案而凝佇者為蔡天啓環石盤六人烏帽衣青執卷而觀畫者為𧦬子由幅巾並肩而偶語者衣素為黄魯直衣黄為陳無已幅巾衣素執筆而畫者即李伯時幅巾危坐洎立觀者衣緑為晁無咎衣紫為李

端叔坐檜根二人琴尾冠衣青擘阮者為道士陳碧虛幅巾衣素而坐聽者為秦少游立石壁前二人幅巾衣素揮筆而題者為米元章衣黃佇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二人祝髮禪衣者為圓通大士幅巾衣素而偶坐者為劉巨濟又按史傳子瞻蜀郡人時為翰林學士晉卿第在汴水之陽文潛宛丘人天啓丹陽人子由子瞻弟也時待制翰林魯直南昌人號山谷居士為太史無已字師道號后山居士伯時南舒人元祐中進士無

咎字補之子瞻守揚州時為倅少游高郵人號太虛時為國史編脩元章襄陽人補校書郎遷書學博士碧虛大士皆方外之流夫晉卿居戚里而能與縉紳大夫讌游賦咏可以想見當時之風流文雅矣而圖中人物恐有不能辨其誰某或又不知其世族官稱予故考審其可知者書於圖端以塞觀者之求

記讀西園雅集圖記　趙廣生

迮余與陳章侯張平子祁奕遠輩燕集海內名彥其間

騷雅宗公翰墨名人淄流羽客函席聯床几筵靜好緝
御肅穆相質則彝卣失其古摛藻則雲漢倬爾章抽虎
僕而劉洗二王之惡漬龍賓而芤開南北之宗或說最
上於無生或談遺世而不死假以山水之緣資以遠亭
之勝風日曉心月夕澹慮更有呈絕伎於樂勾昌徛娜
於練色樂情未支寄興轉遙余每為章侯言人事旦暮
耳勝集千古爾盡繪一圖而記以傳之章侯是余言而
未之遑也迨沮散失勢金石靡固風雲曷屯每一念至

集其地環聽其先生之抗論屈其辰快讀其子之營篇聳觀其子之潑墨則有之乎不一二存也良可悲已閒曳杖雲門而雪老人之風邈矣偶訪法曲於故工憑弔開元之遺事已耳是知遺余以生者綴余以憂也餉余以樂者忍余於割也暇讀米海嶽西園雅集圖記何與乎勝集者之有幸有不幸歟於是三歎文字之足深不朽也猶憶己卯秋杪於西子湖觀章侯作西園雅集圖筆筆鉤染絕去凡境上追李趙遠謝馬夏直令人神遊

其際筆墨之移人洵可樂也古來勝集金谷蘭亭曲水南皮而外豈遂無其人無其地無其時事遂湮沒而不章者抑亦行遠之無其具歟不然何遂爾殊也平子奕遠風流蘊藉不減晉卿章侯畫事有龍眠不我見之恨溯從游之彥或骨香千古或影滅遯荒或著書瑟幕或流浪湖海言狄行騫上爭日星下靜嶽瀆旦旦熊熊於昔人又何多讓焉然揆之諸君子不欲以姓氏表見於時之心其趣一也猶深幸夫章侯之不爾圖不爾記之

得完其璞也余惟日放懐於昏善之鄉以制此頽齡而已聊書以自散

畫牛記 張寧

湖隄春牧圖如漢英所製今為宗大公子家物圖中牛二種共十有八牧豎十人皆出異無一事相類二特各引小犢肉骨疏緩得孽牝態一牯有雀上領肤間其行躑躅若傷軛苦啄狀一偃角者舉蹄卻顧勢將下隄餘六牛皆渡水淺者昂深者㸯抵陸者協登途者奮而進

及坦者俛首受乘二猳厲角匿尾以鬬筋力盡見毛革皆起最遠四牛駮者犘者黄者犛者卧立升降遠近大小各極其妙二竪裸摶旁兩人赴救隔水二人見鬬欲立牛背錯愕指顧一人持角躡牛首而上勢甚倉猝若將前望鬬而後避牴焉者後二人各奮挺擊猳距踊超蹶若與牛敵惟一竪弛貫横笛調弄自如雖用筆粗簡而静躁勞逸之狀咄咄逼真其間岸柳汀蕪水陸平遠殊有芳春意象不特畫牛而已大抵寫生狀物與山水

畫不同山水物理幽微非精深未易識至如花木禽獸妍媸立見昔戴嵩與弟峰名擅畫牛及作鬭牛圖猶不能無揚尾之失况下此者乎此圖布置經營情狀兼至無一筆世工氣習可嘉也宗大真知畫哉

鴈山圖記陸深

古稱山河兩戒南戒盡鴈蕩山云山高四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鴈至棲之故曰鴈蕩衷丞云鴈蕩山温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遥山葢純石而

土山不與焉沈存中云諸峰峭峻險怪不類他山當是谷中為大水衝激土盡去而石獨立爾采復為圖序總之云東西四谷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靈雲寶冠石門其流水自大芙蓉港出纜嶼其路平夷西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嚴瑞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嶺自芙蓉來者曰丹芳嶺自筋竹來者曰飛泉嶺達於東谷曰馬鞍嶺東谷有寺四曰靈巖淨名靈峰真濟其水自浹流白溪溪

上有路通白溪驛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至雙峰以達黄巖左有谷曰南北閤南閤乃鴈蕩之北有崇德寺水自蕩頂分流焉鄭向文云古樹老藤蔽虧天日林顛葉隙時見異峰餘波溅注流為飛泉髙自雲霓懸瀉數道鴈山大畧如此其雜記一時之勝者石梁云月已没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椽櫟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瓴中擊地上積葉鏗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靈峰洞云兩大石相倚如合掌

至掌中望見山嶴中青天如懸一片氷壟巖云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如遊魚噞喁以身為浮游在灝氣上夜色如霜雪諸峰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能仁云鴈山西南一峰絶高下視衆山猶當是大父行舟行南海月餘常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髙髻亂髮纔一握大倚為指南西谷云出南户望屋上山山圍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腰綴下而刳其中淫淫然如燕巢斜冐而部其户頔者穴者

仰者歕者冪者訛者傴者啄者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又云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絶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正中僅到山巔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李孝光云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立如雨浮屠遊者咸曰此鴈山門户也蓋深入其阻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其肺腑也文人之所次第如此予聞之土人言秋遊鴈蕩有以哉南土

溫溽春氣氤氳故有毒螫至草木黃落毒去乃可入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毫毛蔽遮嗟乎遊貴及時也哉予將問途焉有告余者曰鴈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自樂清道白河芳林逾窑嶼過長嶴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巖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巖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嶴抵窑嶼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巖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

行廊爲勝有潭七而沭浴爲大池一澗一曰筋竹峽一曰經行門一即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姑爲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爲會有嶺七而丹芳爲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爲華有橋二有嶼二有閣二即南北也有菴三而八扇爲八菴有亭四而看不足爲奇堂一曰資深遊人之所有事也余性善登臨中歲四方行萬里而勝處必往蓋嘗至天台云獨於鴈蕩有眷眷焉今老矣乃畫爲圖聊以資臥遊之適爾因考論其槩爲記近時

陸文量以藩參出遊具列形勢謂西湖諸峰爲劣至登
平雅則獨立四顧疑非人間世也潘三峰御史加品隲
焉謂有勵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勵拔如介空洞如通
雄渾淵澄如旁行不流各舉其人類之則又出丹青談
笑外矣皆有關於玆山也因并記之

靈徵記　顧璘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告終於南都
子瀾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甃攢於墓舍丁丑十月

啓而葬諸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墨成繪畫文具畫家
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篠莖葉咸備左
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
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熟吁亦異甚
矣哉殆有鬼神為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
駕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於是四境喧詫觀者填溢
莫不駭歎以為神異瀕乃拂楮於上模其大都藏於家
廟余聞未信今年瀕來吊余堊室乃示且問曰是何道

與余曰靈所徵也非異也夫靈氣寓於兩間生人為聖哲文秀其發於天地則為慶雲景星麟鳳芝草之祥彼此更見無有定質龜龍呈文是為圖書果孰使之然哉昔公孕天地之靈端方秀睿爓諸德藝天下祝其萬年以遺楷式乃不登於下壽其精華之所蘊蓄固宜有未盡也歿而歸諸大造必且為神靈精爽昭著或體物而示象蓋理所宜有無足怪者譬之椒蘭之澤漸物成芳嘉種下腐蒸且為菌謂公之靈不能為此豈達於天人

之際者乎或曰圖書為祥大矣是固非祥也與夫祥以和致大者關百世其次天下其次家國未有徒至焉者謂是為公家之祥固宜璘特本其徵見者為之記餘則不暇論也

燕臺耆社圖記　徐文溥

士君子遘遇熈世入奉承明出踐華要樹勛揚休所以竭忠報上為國家也然無弗欲榮華其親者顧榮華之能逮養者什之五逮養矣能奉其親之樂者什之三是

故樂親難矣先是士大夫之仕京師者多迎養其親盡養庭除以為遂志至歲丁未仁和馬公結約諸就養者始為會往來歡聚前此未有也十餘年來社中人或去或留去者或復聚其留者則必會如故至歲丁巳月峰宋公始為圖肖貌繪景以敦世講繫去思亦前此未有也由是人各為圖能賦者從而詠歌之是君子之樂其親可傳誦者不可無紀澗濱徐子曰今京師古幽燕國傳稱燕昭王築黄金臺求士故稱燕臺云嘉靖間余友

人比部何大夫奉其大人竹軒翁來遊京師與諸翁為耆年會於是稱燕臺耆社余觀耆社圖可覩識焉圖西上第一人為南野馬公關中人檢討自强之父曩丞京邑悃愊稱循良惠愛至今於會序最長第二人為蕙坡馬公子侍御君三才方督學畿內以故翁於會最久彬彬然好脩敏潔士也東一人為函谷彭朴菴公都諫範大人也善談説往事亹亹不能已會中稱康强邁種焉其西南居中白鬚而古貌者月厓沈公也敦德茂行恂

恂然長者子為沈比部淮其左一人為率菴吳公今給諫吳君時來父坦直夷猶如所自號云右一人是謂竹軒翁隆準温恪篤行人也子即大夫鏜其迤東倚柱立者為錦衣使蘭齋鄭公家有山林之勝慎脩好客社中人每過從為樂蓋地主也又東凝然正襟立者今都尉李君和大人真性無忤故厚於福澤者人號北峰公又東一人向李行頎然挺特者為我津梁公執禮篤論人謂給諫君夢龍嚴君信然又東南為桃源朱南湖公飄

裾委蛇有遠抱者子笈為大中丞守雲中其與朱接武者月峰宋公於諸公最久居都下俛焉傴僂謙謙君子也厥嗣故主容君廷表今叅湖藩計之凡十一人云閩之社約是十有一人者初無常約月或數會諸誕辰則必會會之日不再速宴不卜夜口不言朝廷事於節序則出郊眺望或遊名園紺宇歷諸佳麗以極其興之所至率以為常都人士目為勝社并記之

長江萬里圖記　程楷

臨江謝君能順素達不羈為湖海豪傑士茲休於揚獨寓於戴所為長江萬里圖能順平生踪跡將半天下山嶺水涯城郭林埠岢適其意未甞不縱盼舒懷其間而目睫了了不敢忘壯志飆發欲到不能展圖觀之指點舊跡宛若乘舟其間亦縱豪之一助命其子棨潤來京師請予之記圖縮不及尺之二衍尺計三十餘五石疊峙洪濤壁注中屹有立石蓋灔澦羊馬狀迴逩百折漸遠而瞑蓋金山入海門矣舟鼓枻而下挽百丈而上維

纚而艤中流而帆漁而憩渡而濟凡四十人事於舟挽於岍飲於肆貿易於市濟於津涉於沚牧跨田牛於坪治生事於場舉網於汜驢蹇荷檐徒策東西出於道路者八十有四為城郭為戍臺為亭為酒肆為村居者八巒屋高下竹樹交錯魚鳥之上下又不可以數而稽舟四十挽而上者餘非下則艤江同風下不能逆而上則維艤也人八十有四始見眉目漸以面見卒形之不可辨近者得其詳遠者難於察也城郭樓臺亭肆居廬不

多江迂流不相值則不見見者十一不見者千萬也長江大觀具於是矣予嘗事春闈自彭蠡抵真楊者九往返明日維舟耿然永懷每在九重之上務思左右前后必謇正之為善茲應官於朝追惟舊跡則叢篠之下茆簷之中饑寒之狀覽於目者每慮其困踣之何似古人謂江湖則憂其君廟堂則憂其民言蓋信然但又身歷之乃味其真者謝君江湖之雋亦有味於此也邪則於是圖不止縱其豪也

紀畫

周思兼

抱藜子羈臥山中彌年弗瘳於時盡謝藥餌圖思所以養其內者或謂抱藜子曰夫子之病久矣而弗能療夫子無乃涸於鬱乎治鬱之道非藥石所能容也自慰者有術焉求之於內不若求之於外何者有心於忘憂此憂之所以不能忘也故莫若寓之於物心寓於物而憂遷焉久之而忘矣此之謂治鬱之道抱藜子謂物之可寓意者莫若書與畫於是購得雪翁馬圖一本塵垢蒙

其上毀且蠧者半矣拂拭之標而帙之靡者去之絕者續之雖不加潤而神彩自倍乃置之座右玩視弗釋手因自諭曰以雪翁之迹而竟湮於世爲塵垢之所蒙爲人所毀爲物所蠧然積百年而卒遇識者余何鬱鬱自苦也如是者數日而病去什七既又自諭曰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炎然盛也然欲與圖中諸賢相聚於垂楊之下飲酒賦詩俯仰宇宙心無所繫形無所拘不可得也淮陰之勲慱陸之忠非不炎然盛也及其敗也雖

欲效圖中厥隸亦不可得也余又何鬱鬱自苦也如是者數日而病去什九嗟夫舉國之醫莫能起予之病而竟取效於敗腐之一圖圖之為力非有湯熨之能非有鐵石之功而積久之疾為之灑然以去此豈岐黄之書果不可以盡信耶抑養生之道真有在也佛氏謂人世為苦海言其為百憂之所聚也以孱然之身而百憂聚焉是以禽獸之壽有常而人之壽無常非無常也剥蝕之浚削之雖欲盡其天年不可得矣然則斯圖也又余

之所恃以長年者歟喜而為之記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七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五十二

清玩

三世雷記　烏斯道

三世雷者名琴也唐渝州雷震所製後震之子某嘗修之孫某再修側視腹中其識具存得之者以一器而出雷氏三世異之因以名焉以小篆刻諸底或謂震之製

琴始於祖至震為三世也質雖桐梓尾則海藤其膝玄
玉其斷紋蛇腹其製宣尼修不及五尺而聲若金石清
越悠遠吾郡清容袁公當元之延祐間仕京師見是琴
於故宗室趙氏不可得趙氏性好馬一日有顯官贈良
馬於公公得而遺諸趙氏趙氏意殊喜自謂無以為報
雖有雷氏琴實吾之先受賜於內府者不忍棄將返馬
焉吾又愛之以是依違者再三終以是琴報公公傳於
家至孫日嚴以重價歸史君禮氏至正末天台方丞相

入城嘗聽人鼓琴恱之因命左右物色琴之佳者左右以是琴稱遂以勢而得焉余友錢塘徐君梅澗以琴者數鼓琴丞相前退而大譽是琴余方以不獲見為歉今天子肇造區宇詔中山侯下明之郡縣丞相欵附入朝以是琴與倪叅政晉齋余時主晉齋因得以寄意徽軫閒中山侯將税晉齋家晉齋挾𤔡物避處他室中山侯入閱晉齋返視𤔡物咸具惟是琴蔑之有也漫不省何若越半歲丞相之子名關者自京師來明云吾道經毘

陵有一軍士抱琴來售晉齋始記是琴昔以愛之篤庋臥榻上忘焉必為中山侯麾下士先入臥内灑掃持而閟之每道及未嘗不歔欷悒快歲辛亥秋余被貢之京師聞溪坊沈仲芳蓄琴及訪視之即是琴也撫弄嘅歎而别余牢化之石龍甲寅冬余以覈田事赴廣省闡城中一士有古琴最佳即偕往求視其士乃舊所見仲芳又出是琴無恙蓋仲以獲戾徒廣中凡器物皆棄去獨與是琴俱故也余撫弄嘅歎如初已卯夏余以考滿

當入覲先至廣省乞文時仲芳聞余至豫伺之水驛亭上見而欣然謂曰吾三世雷願與子歸明余驚念曰此非吾所能致也意謂戲言往返數過仲芳屢以為言不易果以見贈加水精絃白玉軫足上下括以古錦囊二余喜愛之而不辭重以白金答貺保抱攜持水陸行數千里至京師不損毫髮長子熙來候迎相慰藉余調古之永新熈東歸余委琴於熈而命之曰今天下故物悉殄滅於兵燹中若是琴豈易購哉且屢見屢違終購之

於絶域以歸豈非幸歟吾與汝又素好鼓琴汝寳之勿失庚申夏獲歸田里而是琴遷處浮屠氏保定師之室越三載癸亥謀復之未克又為好古者售入河洛惜哉噫數歟抑異物不永於一人也然是琴之得失可惟也有不可忘也特記之

三物記 陳繼

余居室有三物可記因記之記之在物而意不在物也三物書藏葦牖木榻焉斵木為器其崇寸四十有六深

殺崇之二十廣益深之半為十匭其中而出入之予從行書三四百卷從類納匭中藏之置於席傍寂然也悉出而易貯之則它器皆滿紛紛有所不受余因感之用一器而數器之用兼之器有小大故也嗚呼奚止於器哉人亦如是而已矣距碁橋東餘一里居室鱗次余室次其中臨大道道無甃甓一雨泥潑盈尺淲淲之聲接車馬達夜不息環室無虛牖鑿西南為之障以葦箔予適病臥雨牖下而覩行道者富貴貧賤百出勢態倏

然過之影響隨滅而若百年瞬息其矯情亂志僥倖得其所欲而無顧忌與憧憧營營殖貨利而不知止者其為何哉其為何哉木榻余與其不相違者觀書於茲食飲於茲接賓客於茲寢息又於茲也其設近依牖牖之外人之聲鼓樂之聲車馬之聲雜然而相喧者不間晨夕耳目能不為其誘之耶雖然君子毋不敬敬則心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矣

大盆石記 楊守陳

鏡川叟居京師客或以方盆盛巨石遺之盆高二尺賸
廣僅盈三尺石之高倍於盆廣如盆稍歉焉置之存養
室之庭以石陷於盆不甚顯也乃積土盈盆樹石於盆
土上石始顯而庭中羣石衆芳盡出其下既又實膏土
於其腹以為原加奇石於其頂以為三峰於是乎植之
嘉卉被之秀蔓煙冒之而嵐生水注之而瀑出宛然一
小山也叟日玩之不厭焉然是石也庸陋堅樸粗厲廉
稜徒以其高厚碩大而有隆類岡有峻類崖有竅類澗

有穾類岜有呀類洞有甜類谷故可飾之為山耳非若他石之狀樓閣形虎鳳備青黃黼黻之章具湖山雪月之景怪奇妍麗而可悅者計古今天下萬山中石猶河沙市塵然若此其粗陋則草翳苔蝕蛇豸之與羣熊鼠之為伍居者弗睨過者弗顧其誰取之如彼其奇麗亦或伏於幽遐秘於深淼有愛之而莫能取其見取也則必走豪宅歸勢家混塵坌邇囂譁凡砧几之餘腥脂粉之殘膩舉得而汙之甚或啓爭端蔵禍機若文饒之醒

酒遺突於監軍東坡之仇池賈惡於貴戚又甚則若慶雲萬態奇峰與太平獨秀神巖歷國如傳舍凡若是者叟焉得有之而兹石也幸為人之所取不為人之所爭入乎氷清之門處乎玉潔之庭漸翰墨之膏潤染蘭蕙之芳馨卓立永奠真將超萬物而閲千齡此豈非其遭歟雖然吾於兹石亦比德夫堅樸廉稜高厚碩大皆君子之德而隆峻窊突各有所類德之備也實土加石漸膏染芳德之峻也植卉被蔓德之發而及物也卓立永

𠒇德之恒也其視夫恠奇以駭俗姸麗以媚人者不亦遠哉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兹石亦君子也故為之記

菊花記　史明古

余友汝其通嘗言其鄰顧氏蓺菊之盛約余往觀焉然各縻所役屢訂而屢廢也成化二十有三年十月乙亥始克往踐之顧氏喜客至以酒觴客俄而其通之厨饌繼至相與對花樂飲而醻之以詩主人曰今兹多雨且

風為花病竢花無恙時君能再觀而記之否乎余曰諾後閲月以卷軸至弘治元年九月余家燬於火不及往且并其卷亡去顧氏不以為憾又從而繼之明年己卯秋其通舉於鄉將與計偕粤十月戊子余從賓客之後往與之别而顧氏菊方盛開因得以飫觀而徧識焉有花大瓣密而色黄者深曰赤金盤淺曰佛面金有花小瓣密而色黄者深曰黄木香毬淺曰白木香毬此花同而色有淺深之異其名有不同焉有色如荔枝而花敷

者曰荔枝紅花鬖者曰荔枝毬此色同而花異其名不同焉有花瓣如爪甲而微黃色者曰黃金瓣瑩白者曰白玉盤有花圓瓣簇而深黃色者曰金毬瑩白者曰玉毬有心紅而花黃者曰黃鶴頂白者曰白鶴頂正白色者白鶴翎此花同而色異其名之又不同焉有花大無心而色黃鎣者曰御袍黃有花小而色深黃者曰黃羅繖有花小瓣簇而色微黃者曰西番蓮有花大而色嬌黃者曰鶯羽黃有花小而色鎣黃者曰內家金有花大

而色渾紅黃者曰黃玉蓮有花大而無心正白者曰清心蓮有花小而色初紅後白者曰玉繡毬有花小而色皎白者曰賽月明有花瓣密而色鮮紅者曰狀元紅此花之與色俱異其名葢不同焉然其間有以形言有以蘂言有以香言有以色言有以風神言有以標格言有以韻度言或兼之以述其全或離之以舉其盛其亦善於取譬也夫最黃之色十有八白之色十有一紅之色十有二紫之色七亦可謂多且佳矣然顧氏猶以為未

足父子恒皇皇焉以求而不得為恨其用志不亦專乎且求觀之賓日盈其門不厭有章逢之士輒畚花贈之無吝色其取之以貨者能拒而不受以為常則其為人又豈特執夫菊也哉昔人推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甲於天下咸以為由土之宜今二郡之花無幾在而菊則隨人致力不擇地而盛然則在人而不在土也明矣因記其所寓目者如右且為更定其名之不雅馴者俟其後有得當續為之記余又聞吏於蜀之威州者言嘗以事

至松潘松潘之地甚寒盛夏雨雪諸花皆遲惟菊先花於内地者十日於是乎益信其傲風霜夯揺落耐荒寒有非百卉之所幾也因并記之

瓦頭硯記　金幼孜

予嘗考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者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强有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後人以其背

平可為硯遂去其半筒因呼為瓦頭硯宣德三年戊申秋八月予奉使慶邸王以此瓦相遺其篆文曰長樂未央察其規制厚薄皆同但質形稍粗耳嗚呼此瓦自今已千六百餘年矣追想當時金玉珍奇之物可寶玩者何限然皆澌盡無遺獨此尚留人間往往為士大夫所愛重豈非所謂鈍者壽之驗歟因書此以識歲月且以發予之一慨也

枯柯記 邱雲霄

藤江之曲樵有得枯柯於澗谷之間者鬱汲淤泥砥蕩乎沙礫剥其皮膚變其色相腐敗其體其竅之不實者朽枒嵌崛獨存其不可變者數尺許樵歸之將就薪焉其氣芬芬幽幽達諸其鄰樵異出之息其焰明日持以適市有負販者遭之塗過而睨之去而復顧嗅以辨其氣爪其膚理以驗其質乃直百錢樵欣欣焉歸以語其婦曰吾一舉手之勞取重負之直自相慶以為奇獲也負販者持以適城郭有巨賈遭之途過而睨之去而復

顧嗅以辨其氣爪其膚理以驗其質乃直一金負販者忻忻焉歸以語其婦曰吾一遊矚而取兼日之貿自相慶以為奇獲也巨賈人持滌清波之上脫其膚之所蒙剔其蠹蠹閒之齧而汚者重楮以藉之持入京師於是

聖天子方精意以有事於上下神祇凡大臣内侍祇承

上之德意廣求異香以享神明有達官貴人遭巨賈所持於塗反覆熟視出直金四鎰巨賈人弗之與復益之鎰取獻於天子天子悅以享神明神明居歆焉巨賈人

姓王氏吳中人走粵好商外國物故能辨物庚戌春來
梧述以相語丘子感而嘆曰材有生於深林隱谷之間
負奇姿異氣如枯柯者不知其幾也其飽日月戰風霆
凌霜露歷年所而後蘊其貝馥而卒委之沙礫淤泥之
賤以就腐焉又不知其幾也間一獲樵氏之遭而竟需
於樵薪者又不知其幾也雖求登瓦爐石鼎之爇且不
可得況望巨賈人之遇乎況望達官貴人之遇乎況望
悅天子以歆神明乎然竊怪造物者篤生之不能使之

遇焉則謂造物者之不能主物也亦宜今聖天子精意以求享於神明至誠弗衰深林隱谷之間産異材如枯柯者既又不少也而卒鮮應焉甚矣辨枯柯之難也

吉安堂硯記　靳學顔

吉安端硯其傳不知何始厥面中窪而黝深若盂可盛二合旁缺蝕如蠹如朽株乃其底則顧澤然光凝然脂也是亦岱溜追蠡漸摩使然與或曰石性堅端於石又堅非數十百年不至於是夫硯數十百年閱太守若干

人推穎發墨又不知幾萬千也而漸靡於水吾於是識
剛柔之用焉吾觀斯硯其不穿者蓋十五之一夫其不
擇不辭不吞不吐以至斯也於是審弛張之機焉爰命
藏人礱而妝之用告來哲且重系曰嗚呼斯硯閲太守
若干人方其視事揮毫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也公私
邪正有太守不暇謀而硯知之者閲歷之間其公私邪
正有文獻不及載而硯識之者是可畏也夫故記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案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瞑目而坐頃之滙滙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溶而逆寀有故籎列而防之以為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報一鼓開目視則炙籎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者纍纍如畫猨子母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矗者若恠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戲兒伏犬最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蜂蛣蚓攀緣而上上汎濫如河江點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也余曰息熖可免乎

吏請以末鹽補其缺徐以其餘為之垣燭燼不復壊也嗟乎燭以堅為體以明為用以不壊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内有所熾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强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為病吾且以為竒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為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嘵嘵然訴嘖嘖然議矣及乎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為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

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極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為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菊記　孫應鰲

嘉靖丁巳余提刑江西按察僉事是時天台王敬所子

為督學使每秋之季月嘗折簡相期余過廨舍看所種
菊自署萬菊主人所種菊率多陶埴器若盂甗形者菊
甚茂蔚花繁甚每相期過未嘗不賦詩投壺竭情歡洽
然後别居無何余遷叅議仍江西敬所子亦來為布政
使余亦因政事暇以陶埴器學種菊率多槁即不槁亦
不茂蔚且不花余因以質敬所子乃敬所子曰物莫不
生於土菊者尤草卉類之秉土為性也余雖種諸陶埴
器然寘諸土上器内貯土滿不用底其氣通于以寘諸

石除土性既隔氣因閼塞矣余於是私識之無何余載遷陜西督學使既至陜亦因暇載學種菊如敬所子之言菊於是果茂蔚花繁甚語曰熟者之智暗者之決詎不信耶自余載學種菊欲盡其方於是攷譜牒遍詢善藝者當春苗時別根析莖掇去其顛數日則岐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岐至秋則一幹數花婆娑如小蓋其糞灌宜活水宜鳥獸之𤏲水宜衣垢水皆可肥糞灌不宜數宜兩壺庶水散而徐宜就日不宜熯乾宜常潤不宜

佩麝慮蟲嚙苞賴宜勤視凡是數者皆敬所子之未余告然敬所子謂毋失土性以閼塞其氣則固括是數者何必盡告於余自余遷官陝西敬所子為文寵行大要稱陝本西京流風經術詞賦素稱雄謬指余亦以經術詞賦譽於時謂士不通性命則經術為口耳詞賦為俳優欲余進士子於性命此其旨與種菊者毋失土性以閼塞其氣何異惜進士子於性命之詳未余告然以余欲盡種菊之方例之苟知欲毋失其性恐閼塞其氣則

凡欲以順時行教隨質異裁約禁其淫忒放踰使皆敬撤去各得所以為心自是循法踐矩習耳目手足之則於不識不知由之誦說諷咏得返於性情樹辭摛文能攄乎理趣俾碩大光偉之業此焉基之斯曹劌所謂苟中心以圖知雖不及將必至焉庸詎兩有軌躅哉惜敬所子令遠隔數千里莫相對為歡證前說當否把翫懷人為之憮然淮海孫應鼇記時壬戌秋之季月

柱石塢記　陸深

儼山西偏澄懷閣之下小滄浪之上復以暇日周施闌
檻用備臨觀徙倚之適有川石者三高可丈許並類削
成有奇觀焉因錯樹之為三峰中峰蒼潤如玉彈窩圓
瑩豐上而銳下藉以盆石有端人正士之象却而望之
攀空干雲邈焉寡羣豈八柱之遺非耶題曰錦柱傍禿
兩臺其左曰龍鱗石蒼碧相暈比次成文儼然鱗甲之
狀森聳而欲化也其右石首微嬗而婀娜拱揖有掀舞
之意名曰舞花虬合而命之曰柱石塢曲徑其下以通

往來每當朝日始升夕陽初下曳杖徘徊聊以寄吾孤岸之氣時時賦王右丞五言短篇或歌陶彭澤歸來詞一兩解俯檻觀游魚為之一笑意甚樂也客有過者相攜而共樂焉疑之者進曰古之君子閒居而寡求今之君子退藏而喜事是塢也奚取焉儼山人復為之一笑徐應之曰夫生有定理物有定分各還其分以歸之理古之道也兹數石者遺棄荒林野草之間蛇虺之所蟠牛羊之所礪樵夫牧豎之所踐踏石固無悔也而理有

不當然者一旦起而拂拭之立者為峯臥者為岫欹者突者為巇竇圓者中規曲者中矩抗者若介俯者若委參而列之者若同志孤者無黨正者不倚各還於理斯固其分也而石亦何加損哉乃若君子之取諸物也近而遠粗而精一以貫之獨非古也乎且予之理是也役數夫之力假旦夕之工髙卑以陳動靜以位清濁以判治忽以區夷險以奠不曰儉操而博取乎吾子殆求之形跡之際末矣客起曰槩於理遂書為記

雪山氷井記　吴國倫

往歲友人以白磁缸一口見遺體圓而質極瑩徹髙尺許徑一尺有半中可貯水五十升漢人謂玉晶盤與氷同潔茲庶幾焉驗之葢正德間器也未幾客有載一白石山來求售者大不盈尺髙倍之客不自知其名予曰此玉華石也出將樂洞雖工人稍斲其初而天造奇形故在巉巖礧砢光片片可鏡其陰則斗削壁立上下兩空洞有含煙出雲之形即小山賦不盡其竒矣因以布

十足易之客大溢所望而去頃予抱病溽暑喘息
如焚思欲登雪山而浴氷井不可得因取玉華石
置左名之曰雪山白磁缸置右而實以清泉名之
曰氷井乃布竹榻其間朝夕養疴偃仰坐卧焉遂
覺暑氣漸微凉意漸洽泠泠然爽致宜人間起而
摩挲之則倏然山欲雪井欲氷也已而自笑曰炎
方六月何自有氷雪哉夫霄壤之間凡可强而名
者借也而吾以其不可名者寄焉亦借也豈惟拳

石勺水為然仰積氣而為天俯積塊而為地皆强
而名之也託之乎象其形也天地且爾又何一物
非借乎乃予之左雪山而右氷井也亦象其形而
借其意耳漢書云清室則中夏含霜夫室可霜也
安見山不可雪而井不可氷乎客有聞予言而歎
者曰信如子言不知真之為借借之為真矣客真
知言乎哉

醉石齋記

馮夢禎

昔蘇長公以怪石充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濫觴也
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矣然所稱怪石者則以餅餌
易之齊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
黄白色其文如指上螺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今六合
山中所產絶奇好事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
以自給余至南都則聞程别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
而克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無
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於石自甲午至今識彌精取彌

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機而畧其元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於九原與之品石耳然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即克全亦不解今歲病後遊城南克全具雞黍淹留竟日凡盆盎間物搜閱幾遍所僅取者不能數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於人物仙釋余更揶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日購而聚之不減富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於余視長公之不

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為賦而以記屬余克全為人長者慎於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德焉宜其醉也是通而不溺之謂也余斤斤置辨明已之是張人之非余則溺矣是為記

袖清源石小記 蔣德璟

丁丑孟春二十八日林公為磐邀同楊公康侯及予弟

中陛禮裴洞復前洞後登絶頂中台而中陛以事先歸予旋登百丈坪左台再移榻南臺雨甚林公復先歸僅予偕康侯宿僧寮明晨大霧凌風登絶頂為右台三台巔皆擇小石有孔竅玲瓏者帶皆鮮入袖殊有致比林公游覺海以覺海石見餉而布衣黄公季弢亦餉予白石子三百枚曰佐君盆景余因歎千古花石之富莫如宋艮嶽其得禍最慘它如李衛公以平泉醒酒石殺其孫而趙南仲昇靈壁石役卒五百鄭璠輦象江六怪石

費錢六十萬勞民傷財身名俱損近則太湖英德大理玉華之石多為官府嶄鑿搬運數千里裝揑假山不過供俗子一賞耳以裴晉公之賢結搆綠野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司馬温公獨樂園小不過數十椽亦儼然與雒陽諸名園並列晉公未始有餘而温公未始不足也況賢不若晉公者乎本朝楊太宰巍每遊名山即拾一石歸余最慕之予年伯謝公肇淛亦云云山行過道旁石佳輒掇置卉竹間殊有郊坰雅趣璟以為具

四美焉省財省謗一也石受名山霧露日月之精久煙霧凝浮與出椎斧者不同二也每到一山夢寐常不忍忘古人或託之圖畫或爲敲詩作記以供卧遊終不若本山佳石日在眼手三也取之無禁攜之不難一石題一山名山既無數相對欣然而亦易於勑斷不作愛想四也書以似黄林二公比㤈石供何如而且漸爲大小洞天及七十二福地之遊皆從袖清源始

彈箏記　蘇桓

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擊劍飲酒豪閧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閒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冀與彈數柱辭再四則列幛座右為奏一曲

洪往舒歸鯨駭鸞鷟續更時時聞折桂狀已若風霧煙雨
共冷冷也坐客聽者悄然慨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
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
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
靡焉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倨顧獨慕環費萬
萬緡求環彈箏環彈箏數聲即起去田私其色技不為
怪且曰箏固如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
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絃不知者若以

為瑟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違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一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嫗已歿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寒碧琴記　王猷定

余幼嗜琴聞四方有蓄必造觀然佳者往往不多得余論琴頗與人異審其質以考其聲而知陰陽之所自生察其形以驗氣而知清濁之所繇出故琴之有當於余者百不得一二癸巳春漢中楊公某來廣陵聞蓄琴甚善過公求觀啓其函則鏗然石也公曰子識之乎此蘇子由之寒碧也子由有寒碧琴説子為我記焉昔子瞻為登州司户叅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視知為蘇氏物也藏之數百

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上遣總兵黄某師師
捄之高麗戴天子德意而以黄師之有勞於其國也賁
予甚腆瀕行復贈之以琴而琴遂還中國其後黄師道
淮上總漕路公聞之易以良馬不可黄師歿其子辟亂
懷琴渡江至金山聞北兵南下益皇恐乃謀之僧匣琴
繫以鐵絙墜郭公墓下沉諸江者三年黄子有姊甚貧
因謂姊曰吾無能為姊計有先人之所寳者足朝夕矣
乃告以琴所在遣人取之其姊謀而售馬王子曰有是

哉茲琴也失於海沉於江淹於屬國其瀕於危者亦屢矣幸而復返於中國使又不幸而終於擊劍負販之徒無寧其在江海也而今得功而托焉公其毋易視此石之鏗然者也公曰諾吾將歸而藏諸南岐紫陌之山矣

琴長三尺四寸濶六寸鈌兩足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八